

余秋雨、陈忠实、梁晓声、王小波、苏童、贾平凹、汪曾祺、北岛、王朔，毫不夸张的说，是他们亲手把一代读者带进文学的深渊，是他们开始制造一堆接着堆砌的垃圾，是他们正在糟蹋一个民族的方块文字，以及这个民族的想象力。

批判

朱大可等 / 著

十作家批判书

本书的出版已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事件



批判

朱大可等／著

十作家批判书

本书的出版已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事件



图书代号:ZH158800

责任编辑:周 宏

十作家批判书(之一)

作 者:朱大可 等

丛书策划:共和联动

文字编辑:吴 又

版式设计:曹焕伟

出 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710062 西安市南郊吴家坟)

发 行:新华书店 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010-64959556)

印 刷: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 × 1230mm 1/32

字 数:210千字

印 张:10

出版日期:2004年5月第2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613-1985-1/I·199

定 价:20.00元

继续批判：和虚妄的名声对抗，与腐朽的权威交锋



十作家批判书 (之二)

我们批判：

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刘震云、莫言、王安忆、北村、余华、陈忠实、池莉

这些被官方、市场镀上金条的名字或者人物，正在毫不脸红的带领着中国的读者，进行着一趟糟糕的文学旅途。我们的审美情趣遭到了粗暴的规定，我们的阅读路线也被恶意篡改，我们为此沉默了几乎半个世纪，今天，我们要对他们说不！

国际大 32 开 20.00 元

他们把无数的垃圾“真诚地献给”我们，我们能不批判？

十导演批判书

我们批判：

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王家卫、张元、王晶、杜琪峰、李安、许鞍华、吴宇森

华语电影行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可笑地成为了一门严肃的行业，而华语电影导演们则成为了最有资格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反驳外界批评的“实干家”群体。以此逻辑，一把辛酸泪，一堆烂拷贝，再丑的媳妇因其“无辜”，终将能熬成婆……

国际大 32 开 20.00 元



200 幅图片，为我们展示了美丽的风景是怎样遭受践踏

全彩图文版



十风景批判书

我们批判：

黄山、九寨沟、大理、黄果树瀑布、桂林、
西藏、长城、香格里拉、张家界、西湖

当更多的人文、自然风景区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时，那些我们耳熟能详、朝思暮想的风景名胜，现如今正被包装成我们难以理解的“盆景”。风景这边独好，越来越象是一句欺世盗名的谎言。

国际大 32 开 28.00 元

猛然回首，原来我们生活的城市已经如此糟糕

全彩图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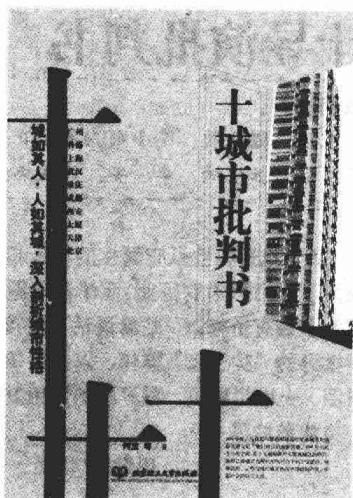
十城市批判书

我们批判：

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天津、
重庆、香港、太原、武汉、西安

本书从城市规划、地理人文、生活风情等角度切入展开，揭开城市现代化的面纱，揭露发展中中国的城市真相：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天津、重庆、香港、太原、武汉、西安——

国际大 32 开 28.00 元



目录

钱 钟 书 批 评

1 《围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部伪经（孙 璐）

情理相厄的“上帝之言”

拉郎配式的意象强合

自伤其类的比喻

《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

钱钟书能够和鲁迅比肩？

钱 钟 书 批 评

27 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朱大可）

文人和大众的虚假和解

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

行走在苦难和甜蜜之间

民族话语和道德话语

“人格结构”与“忧患意识”

与国家的和解——一个王朝的背影

家园景象和母亲话语

当代散文的细小命运



60 城头变幻大王旗 (吴 炫)

权威意识与忠诚信念
在世故中把玩“批判”
旧瓶纳新酒：王蒙式创新
宽容背后的虚空



86 在失禁的道德激情中作秀 (珂 垃)

美丽动人的苦难——煽情者的言说
道德的自慰与失禁
一次力不从心的越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走到自己的反面



115 一个被误读的文坛异数 (何 多)

来自两个方向的误读
性、知识分子话语方式和王小波式的幽默
作品里面的事情
作品之外的事情
假如王小波依然健在
一个摘编的附录：王小波是谁？

徐 江 批 评

143 苏童的穷途末路 (徐 江)

好事者问答
在“记忆”中迷失自我
赝品时代的温情话语
从结局中开始

贾 平 凹 批 评

172 纵万般风情，肾亏依然 (吴 炫)

“独立”包装下的贫困个体
“秦汉文化”装束下的小气象
《废都》：令人眼花缭乱的垃圾场
“道”貌岸然的贾平凹

汪 曾 祺 批 评

206 捧出来的佛爷 (徐 江)

戴着“先锋”高帽的守旧派
“人性”旗号下的说谎者
琐屑的老人散文
汪曾祺：离文学顶峰其修远兮

北 岛 批 判

241 诺贝尔的噩梦 (徐 江)

为什么偏偏是北岛
北岛有个大问题
没有“北岛二世”
诺贝尔“阴谋”与世界诗歌

王 朔 批 判

274 蒙娜丽莎的一脸坏笑 (徐 江)

当今文坛他最冤
瞎写也能柳成荫：才华横溢的中短篇小说
长篇：费力不讨好
形而下的天才
批判王朔最没劲

《围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部伪经

孙 珥

钱钟书 (1910~1998)

著名作家。江苏无锡人。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文学史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长期致力于中国和西方文学的研究。主张用比较文学、心理学、单位观念史学、风格学、哲理意义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从多种角度理解和评价文学作品。著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选本《宋诗选注》。文论集《七绺集》《谈艺录》及《管锥篇》（五卷）等。《管锥篇》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1998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提起《围城》，不能不说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自1947年问世后，三年三版而毁誉迥然。建国后销声匿迹达三十年，1980年突然从海外载誉归来，使这部小说无故地增添了几分传奇的色彩，竟有了几分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所特有的那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味道。香味从墙外飘进来，又自然引起墙内的极大关注和重新评价。五年内重印了四次，一时间，盛誉空前洛阳纸贵，提起《围城》来几乎是妇孺皆知。然而，有几分尴尬的是，造成小说如此声势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小说本身，而是依赖于电视剧《围城》的成功。在这部同名电视剧未开播前，只怕世人中很少有人知道学界有位泰斗叫作钱钟书，更不知道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还能写小说。电视剧《围城》恰到好处地演绎了书中那种浓郁的学者型幽默，不仅使本质通俗的电视剧变得很文化了起来，也使这部原本很文化的小说得到了很好的通俗注解，在大众媒体的推动下，沉寂几十年的小说《围城》一下子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声名如日中天，被称为近现代文学中最有趣、最伟大的小说，俨然是一部可与《阿Q正传》比肩的现代小说经典。

说《围城》有趣不假，但说它伟大乃至经典的则不免言过其实，就像说钱钟书先生是渊博学者毫不为过，然而称他为小说大师就未免牵强一样。怎么看，这部被学问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小说其学问气息都是大大盖过了小说本身的原有气息，也就是所谓的“学者小说”。钟鸣先生认为：

“纵观《围城》全书，一段实写（观钱先生一生的学术，虚构实在不是他的特长），故有些生动，再者如游历，市井、学问、趣味、民情点缀其间，也还合适，但整个结构虎头蛇尾，至少是谈不上什么经典之作的，许多微言大义一类，与《红楼梦》媲美一类，也不过是帮吃饱了饭 没事干的腐配之輩，穿凿发挥而已。加之刻薄之气太盛，悲悯又无，凭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耍贫嘴太多，便不知又要损失多少了。也许当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将其渊博学识和天赋幽默妙笔生花地耍弄出来时，我等才疏学浅又活得不苟言笑的芸芸众生们在眼花缭乱之余便只有五体投地的份儿了，哪里还知道身为何物，更遑论还能记得小说是个什么东西？”

那么，回过头来再看看《围城》，作为小说，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现当代小说的经典么？不，它只是一部现当代小说中的一部伪经！

情理相厄的“上帝之言”

西方有谚“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全能的上帝洞悉人类的一切愚钝和荒谬，所以他俯瞰一切，发出冷笑。在《围城》中，作者俨然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他站在用中英德法等世界上所有古典名著砌成的城墙上，将纯正哲学抽象出来的万应灵膏调制成药料，就着些他所看到的人影儿勾勒出些平面人像来贴在城墙的内墙外壁上。

正因作者这样以上帝自居来俯瞰人类，所以他在《围城》序文中劈头便表白“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的动物的基本根性。”基于这种对人类的普遍弱点和困境的探索，他用“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来对文化人格作出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也正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带有强烈的对“类”的批判意识，使小说先验地具有了“上帝”之言的味道，而上帝之言的理性与小说本身固有的情性发生冲突，以至于出现情理互扰乃至情理相厄的局面。

理念大于形式

中国传统文学是以“文以载道”为精神和标准的，“文以载道”说充分体现了以社会伦理为主导的价值坐标系统。在此价值系统中，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是中国文艺以社会伦

理为本体的突出表现，钱钟书身处“忧患遍均安得外”的现代中国，对作为中国文学主导精神之一的忧患意识有更深刻的体验，从传统的社会伦理本体转向人类学哲学本体，使其具有极其强烈的类意识以及在对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弱点的批判意识。

在这种“类”的思想内核下，他小说《围城》中的人物与其说是文学意义上的典型，毋如说是哲学意义上的理念，为了使类的理念具象化，当然不能借助于一般的人物形象来表达。这样他自然而然地采用了最写意的漫画手法，勾画出一组卡通式的人物群像，就其人物塑造而言，理念明显大于形式。在《围城》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普遍人性弱点的群体；比如买假文凭的方鸿渐，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姐，谎称三个女人抢着要嫁的陆子潇，“补筑”洋房的李梅亭以及夸大嫁妆的方家妯娌等等，无论是镀过金、留过洋的大学教授还是大字不识的粗俗妇人，其本质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虚荣，诚如荣格所言：“再没有比虚荣心更浮又更深植的缺点了。”钱钟书为了针砭人性的虚荣，将之套上男女老幼各款的衣服，令其走动起来，似乎就成为一群“个体”生命。然而除了主要人物尚且还具备较为全面的性格外，其他人物则具有太明显的漫画痕迹，只有简单的线条而无真实的色彩，以致于无法细看他们的思想感情。例如沈太太，丈夫是汉奸，她本人身上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熏得坐在她身旁的人要反胃，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些什么？大卫·霍克斯在《朝着痛苦微笑》一文中，认为《围城》中其他人物仿佛只是主要人物在其中活动的那个可笑的，但又完全敌对的环境的一部分，像是主要人物在一个延长了的噩梦中所见的幽灵，因而，在人物塑造上形式过于简单，理念明显大于形式。

理智大于感情

与大多数中国当代先锋作家相比，钱钟书受过西方非理性主义深刻的洗礼，使之创作具有现代主义品格，而同时他对人的“类”性的探究显示出他作为上帝的智性，又使他的创作透出极其强烈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对非理性进行抑制和消解，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创作心理障碍，出现了情理相扰乃至相厄的局面，为克服这种状态在《围城》中作者不惜动用哲学思维来高度介入其中，但也因此产生了理智大于情感的缺陷，作者对理性的过份强调以及对情感地过份厄制使全书出现一种“紧”的状态，上帝时不时地跳出来发表一通议论，整部小说议论大于事实。例如小说在写到鲍小姐时，说：

鲍小姐生长澳门，据说身体里有葡萄牙人的血。“葡萄牙人的血”这句说等于日本人自说有本位文化，或私行改编外国剧本的作者声明他改本“有著作权，不许翻译”。因为葡萄牙人血里根本就混有中国成分。

作者硬插进去的议论，为了使这种议论不致于太严肃，上帝用一副嘻笑的口吻，不惜增添枝蔓，甚至刻意幽默，穿插不必要的笑料，例如在写沈太太时：

沈太太身上有一股味道，文言里的雅称跟古罗马成语都借羊来比喻：“慢羝”。这暖烘烘的味道，揉了脂粉香和花香，薰得方鸿渐要泛胃，又不好意思抽烟解秽。心

里想这真是从法国新回来的女人，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自己在巴黎从没碰见过她，今天偏避免不了，可见巴黎大而天下小。沈太太生得怪样，打扮得妖气，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地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说话常有“Tiens!”“O la, la!”那些法文慨叹，把自己身躯扭摆出千般媚态，万种柔姿。

作者以此来试图强行放松“紧”的状态，然而却未免有些过火以致在一些地方形成了硬笑或者说是肉不笑而皮笑的效果。

理性对情感的过度压抑还表现在文章每到一个片段结尾时便陡然出现前所未有的情感抒发，这时情感浓度达到泡和，从而形成极富感染力的抒情：

天空早起了黑云，漏出疏疏几颗星，风浪像饕餮吞吃的声音，白天的汪洋大海，这时全消化在更广大的昏夜里。衬了这背景，一个人身心的搅动也缩小以至于无，只心里一团明天的希望，还未落入渺茫，在广漠澎湃的黑暗深处，一点萤火似的自照着。

就好像一直紧张地憋着气直到暂停时才松口气一样。在久抑过后的抒情中，感情沉郁而丰盈，文采斐然，极富诗趣，尤其到了《围城》的结尾部分，如杨绛所评的那样令人“回肠荡气”，这是全书最大的一次松气，假如在创作过程中情感没有严重受抑的话，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和喷薄，这种反弹的力量很大，对理智有弱化和冲淡的作用，中间隔一段感情的抒发，转入下一次

的理性议论时不免显得有几分中气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的抒发干扰了理智的一气呵成。

局部大于整体

作为一名具有高度哲学思维的学者，钱钟书进行的小说创作具有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智性和心理优势，但同时他身上也增添了比一般作家更难克服的心理弱势，即上文所说的“紧”的心理态势，情、理的对抗和相厄削弱了小说本身所固有的特点，从结构到情节《围城》都显得比较松散拖沓，到结尾处匆匆收场，留下了持久的遗憾。作者孜孜于细部的过份琢磨，而忽略了整体的把握，以致于使这部小说有局部大于整体之感。

小说的故事极为平淡，采用所谓的恶汉体（The Picaresque Style）以非常简单的结构把一位留学生从国外归来后的两年里面的经历，挨着次序叙述出来，“中间既无曲折、又无叫应”，全书并没有一个核心的情节和高潮的场面，有的是些零零碎碎的场景和频频繁繁的议论，只因作者感觉的灵敏和笔墨的精妙，居然能将零碎琐屑的东西写得惊才绝艳，加上时不时撒出的幽默的调料和满腹奥典，足以让读者将这些细节深印到脑海之中，反而淡忘了围城的故事本身。

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围城》的故事梗概：

方鸿渐在欧洲闲混了几年，带着一份子虚乌有某大学的假文凭回到中国。他是一个善良和聪明的人，但正如他后来自己领悟到，亦是一个毫无勇气的懦夫。他明白自己和别人的关系，但他不能在坏处境中脱身，一来太懒，二来害怕因此伤害别人。还在念大学时，他在父亲的坚持下和一个同乡女子订下婚约。虽然他